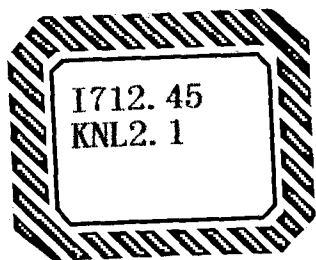

血型拼图

Blood Work

[美] 迈克尔·康奈利 著
陈萍萍 徐晓东 译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2005-248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型拼图 / (美) 康奈利著, 陈萍萍, 徐晓东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7. 6
ISBN 978-7-80225-301-8

I. 血… II. ①康…②陈…③徐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5683 号

Blood Work

By Michael Connelly

Copyright ©1998 by Michael Connell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. Spitzer Literary Agency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2007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

谢刚 主持

血型拼图

[美] 迈克尔·康奈利 著; 陈萍萍 徐晓东 译

统 筹: 于彦琳

责任编辑: 罗 晨

装帧设计: 艾 莉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65512133

邮购电话: 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印 刷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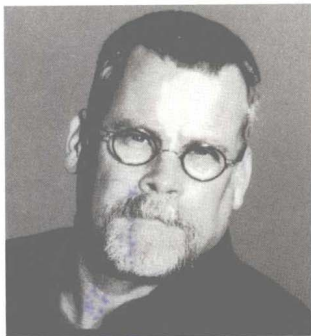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: 880 × 1092 1/32

印 张: 16.375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一版 200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301-8

定 价: 35.00 元



迈克尔·康奈利 [Michael Connelly (1957 —)]

迈克尔·康奈利是美国前总统比尔·克林顿、摇滚巨星米克·贾格尔等人最喜欢的推理小说家，他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警探小说作家。他的小说迄今为止销售了700万册，被翻译成31种文字，并年年蝉联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榜首。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·金非常赏识康奈利的作品，还特为他的《诗人》一书作序。

自出道以来，康奈利获奖无数，其中包括爱伦·坡奖、安东尼奖、尼罗·伍尔夫奖、夏姆斯奖、马耳他之鹰奖，以及法国的 .38 Caliber、Grand Prix 及意大利的 Premio Bancarella 等奖项。他还曾担任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(AWM)主席一职。

迈克尔·康奈利从事小说创作之前，在《洛杉矶时报》担任犯罪新闻记者，丰富的体验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1992年康奈利创作了以洛杉矶警探哈里·博斯为主角的小说《黑色回声》，获得当年爱伦·坡奖的最佳处女作奖。截止2006年，他一共写了十一部“哈里·博斯系列”小说，为洛杉矶市创造了一个保护者的形象。

除“哈里·博斯系列”外，康奈利还有《诗人》、《血型拼图》等作品，也同样登上畅销书排行榜。

目前康奈利和他的家人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。

迈克尔·康奈利作品年表

虚构类作品

- 1992 The Black Echo (A Harry Bosch Novel)
- 1993 The Black Ice (A Harry Bosch Novel)
- 1994 The Concrete Blonde (A Harry Bosch Novel)
- 1995 The Last Coyote (A Harry Bosch Novel)
- 1996 The Poet
- 1997 Trunk Music (A Harry Bosch Novel)
- 1998 Blood Work
- 1999 Angels Flight (A Harry Bosch Novel)
- 2000 Void Moon
- 2001 A Darkness More Than Night
- 2002 City Of Bones (A Harry Bosch Novel)
- Chasing The Dime
- 2003 Lost Light (A Harry Bosch Novel)
- 2004 The Narrows (A Harry Bosch Novel)
- 2005 The Closer (A Harry Bosch Novel)
- The Lincoln Lawyer
- 2006 Echo Park (A Harry Bosch Novel)

非虚构类作品

- 2006 Crime Beat: A Decade Of Covering Cops And Killers

1

在她看见麦凯莱布前，麦凯莱布先看见了她。他正从大船坞里往下走，经过那排百万富翁们的游艇，这时，他看见那女人站在顺浪号的船尾。此时是一个礼拜六的上午十点半，和煦的春风吹拂着，引得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来到圣佩德罗码头。麦凯莱布已经散完步。他习惯每天早上在卡布里约·马里纳船坞绕上一大圈，再沿着礁石防波堤走上一段后返回。走这一段路时，他调均气息，但当他走近自己那艘游艇时，脚步更慢了。他先是感到恼火：那女人竟未经邀请就上了他的船。但当他走近些时，火气慢慢平息了，心里思量着：她是谁？她想干什么？

她穿着得不像要出海游玩。宽松的短裙露出了半截大腿，海面上的微风随时都会掀起裙子，她一直用手压住一侧的裙边；麦凯莱布看不到她的脚，不过映入眼帘的棕色大腿线条优

美，结实挺拔，想必她脚上穿的不是船鞋；她跺着脚。麦凯莱布马上联想到，她这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麦凯莱布的穿着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。他穿的旧牛仔裤都磨破了，这并非为了时髦；一件T恤衫是多年前的夏天在卡塔利娜金杯赛上搞来的。衣服上污渍斑斑，大多是溅上去的鱼血，也有自己的血，还有船用胶留下的污渍以及机油的油渍。这副行头原本是捕鱼和干活儿时穿的。这个周末他打算在游艇上干活儿，所以就穿成这样了。

离船越近，他越意识到自己的外表，那女子也看得更清楚了。他扯下随身听的耳塞，耳机里“嚎叫的狼”^①的《我不迷信》正唱到一半。他随手关掉了CD。

“请问你找谁？”说着，他上了自己的船。

他的嗓音似乎吓了女人一跳。她原本面对着船舱的滑动门，听到声音马上转过身来。麦凯莱布猜想，她肯定以为他在里面，所以已经敲过玻璃门，正等着呢。

“我找特雷尔·麦凯拉布。”

她很迷人，三十出头，比麦凯莱布年轻十多岁。看上去有点儿眼熟，不过麦凯莱布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。他觉得似曾相识，心里有股亲情的冲动，可这种冲动很快便消失了，他知道记错了，自己确实不认识她。凡是见过的人，他都记得那人的长相。她很漂亮，绝对不可能想不起来。

她念错了他的姓名，把麦凯莱布叫成麦凯拉布，还使用了

^①嚎叫的狼(Howlin Wolf, 1910-1976), 原名 Chester Arthur Burnett, 是蓝调爵士的重量级人物。

“特雷尔”这个名字。除了记者，别人从不这么一本正经地称呼他。这下他明白过来，知道她上船来的原因了：又一个绝望无助的人，又来错了地方。

“麦凯莱布，”他更正道，“特里·麦凯莱布。”

“对不起。我，哦……我还以为你在里面。我不知道上船敲门合不合适。”

“可是你已经这么干了。”

她假装没听出他语气中的奚落，继续往下说。所有的举动和话语仿佛都反复演练过。

“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“嗯，我现在正忙着。”

他指着舱口盖，幸好她没有跌进那个窟窿。然后他又指指船尾甲板上的那一堆工具，横七竖八地摊在一块罩布上。

“我刚才一直在到处找这艘船，找了快一个小时了，”她说，“不会很久的。我叫格莱夏埃拉·里弗斯，我想……”

“瞧，里弗斯小姐，”他举起双手打断她的话，“我真的……你在报纸上看到过关于我的报道，是吧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嗯，在开始讲你的故事前，我得先告诉你，来这儿找到我，或者找到号码打电话给我的，你并不是第一个。我跟别人这么说过了，跟你也要这么说：我不想找工作，要是你想雇我，或者让我帮你忙的话，很抱歉，我帮不了你。我不想找那一类的活儿。”

她一声不吭，麦凯莱布不禁对她生出恻隐之心，就像对在

她以前来找他的其他人那样。

“噢，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些我认识的私人侦探。很不错的，他们努力工作，又不会漫天要价。”

他走到船尾舷缘，捡起散步时忘带的太阳镜戴上，示意谈话已经结束了。可是无论他的动作还是话语对她根本不起作用。

“报道里说你很棒，说你无论什么时候都痛恨逍遥法外的人。”

他把手插进口袋，耸了耸肩。

“你可千万别忘了，不是我一个人就行的。那时我有搭档，有实验室团队，还有整个联邦调查局在背后支持着我。这跟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奔波大不相同。我就是心有余也力不足啊。”

女人点点头。他以为已经说动了她，事情就到此为止了。他开始盘算船上一台发动机的活塞，他计划这个周末完成这件活计。

可是他看走了眼。

“我觉得你能帮我，”她说，“也许同时也帮你自己。”

“我不缺这笔钱。我过得挺好。”

“我不是指钱。”

他看了她一眼，然后才回答。

“我不清楚你说这话的含意。”他说，话里带着夸张的语调。“但我帮不了你。我已经不再佩戴警徽，我也不是私人侦探。没有州里发的许可证，我那样做事，或者收钱，就是非法的。要是你看过报纸上的报道，你就知道我的情况。现在我连车都不能开了。”

说着，他指指码头和舷梯远处的那个停车场。

“看到那辆了吗？包得像个圣诞节礼物的那辆，是我的。它将一直停在那儿，直到医生批准我才可以再开车。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去调查？我要坐公交车了。”

女人对他的抱怨毫不理会，定定地看着他，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。这下他没辙了，不知道如何能打发她下船。

“我去给你拿那些人的名单。”

麦凯莱布绕过她，推开游艇船舱的滑动门。他进去后又在身后拉上门。他需要一个人待着。他来到海图桌前，打开抽屉，开始找电话本。他不能肯定放在什么地方，因为很长时间没用了。他瞥了一眼门外，看到她走到船尾，倚在舰构架上等着。

滑动门的玻璃上有反光膜，她不知道他从里面看着她。麦凯莱布又感觉到有似曾相识之感，死命在脑海里搜索她的脸。这女人美艳动人，特别是一双眼睛，杏仁般又圆又大，漆黑发亮，只是目光忧伤，心事重重，好像有难言之隐。他心里清楚，要是以前见过她，哪怕是留意过一眼，自己肯定能想起来，可他对这个美人毫无印象。带着职业敏感，他的目光又落到她的手上——没有戒指；目光继续下移——没错，她脚上穿着的不是船鞋，是两英寸厚的软木底凉鞋，趾甲涂成粉红色，在腿部柔软光滑的棕色皮肤映衬下，显得格外醒目。他很想知道平时这女人是不是都这样打扮，还是为了让他接活儿才这么打扮，目的是来诱惑他。

他在第二个抽屉找到电话本，很快查到杰克·拉韦尔和汤姆·金博尔这两个名字。他把他们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在一张

船运服务旧广告传单上，然后推开滑动门。他往外走时，她正在打开钱包。他举起了纸片。

“这里有两个名字。拉韦尔以前在洛杉矶警察局，现在退休了；金博尔以前在联邦调查局干过。我跟两人都合作过，都很棒，能帮得上你的忙。随便选一个，然后打个电话。记住，说是我推荐的，他们会关照你的。”

她并没接名单，却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。麦凯莱布想也没想便接了过来，可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。照片上是个女人，正笑眯眯地瞅着一个小男孩儿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。麦凯莱布数了一下：七支蜡烛。开始，他还以为是里弗斯几年前的照片，再一看，照片上的女人脸更圆，嘴唇更薄，没有格莱夏埃拉·里弗斯那么漂亮。此外，虽然两人都有棕色的眼睛，目光深邃，可格莱夏埃拉·里弗斯的双眼更富穿透力，它们现在正紧紧地盯着他。

“你妹妹？”

“是的，和她儿子。”

“哪个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哪个死了？”

话一出口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又做错事了，自己又往里陷了一步。他清楚目前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坚持原先的想法，让她揣上广告传单，马上走人。

“我妹妹，格洛丽亚·托里斯，我们叫她格洛丽。那是她儿子雷蒙德。”

他点点头，然后将照片还给她，女人不去接。他清楚里弗斯希望他接下去问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可话到嘴边他还是硬生生咽了回去。

“瞧，这没有用，”最后他说了句，“我清楚你的目的，不过，这对我没用。”

“你是说自己没同情心？”

这话让他的怒火腾地蹿了上来，直烧得喉咙痒痒的，他差点儿就脱口而出：“谁说的！你已经看过报纸上的报道，明白我出了什么事。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就在于我太有同情心了。”

不过他还是犹豫了一下，转念一想，又将话咽了回去，努力把怒火压了又压。他知道这女人很沮丧，像她这样的人，麦凯莱布看到过成百上千个。心爱之人的生命毫无理由地被人剥夺，凶手却逍遥法外，永远无法结案。有些人的生活因此彻底改变，整个人像行尸走肉，丢了魂一样，眼前的格莱夏埃拉·里弗斯就是其中一个。她一定是那种人，否则她不可能追到这里来。麦凯莱布明白，不管里弗斯对他说什么，不管他有多生气，他都无权将自己的那点儿破事迁怒到她的身上。

“瞧，”他说，“我真的帮不了你，很抱歉。”

麦凯莱布伸出手扶着她的手臂，带她回到码头的台阶边。她的肌肤温暖柔软，手臂结实有力。他又把照片递给她，但她还是不肯接。

“再看一眼，求你了，就再看一眼，看完我就不烦你了。告诉我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？”

他摇摇头，微微做了个手势，仿佛说这没用。

“我曾是联邦调查局侦探，不是搞超自然力的巫师。”

不过他还是拿起照片瞟了一眼。照片上的女人和孩子在庆祝生日，有七支蜡烛，看上去很开心。麦凯莱布想起了自己的七岁生日，那时父母还没有分开。不过他的思绪很快又回到了照片上，目光被这个孩子所吸引。麦凯莱布心里想：没有了妈妈，这个孩子会怎么样。

“对不起，里弗斯小姐。我真的很想帮忙，可是我无能为力。这张照片你拿回去吗？”

“我还有一张。你知道，印两张和印一张的钱是一样的。我原以为你会保留这张照片。”

听到这话，他内心有股暗流在涌动。他觉得有点儿不对劲，可是不清楚到底哪儿不对劲。他紧紧地盯着格莱夏埃拉·里弗斯，他非常清楚，只要再继续往下问，自己跟这件事就脱不了干系了。可是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。

“我帮不了你，为什么还要保留这张照片？”

她笑了，笑容有些悲伤。

“因为她救过你的命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也许你想知道她到底长什么样子，想知道她是谁。”

麦凯莱布久久地瞪着她，其实，他并没有看格莱夏埃拉·里弗斯，所有的思绪都集中在她刚刚说的那句话上。那句话在他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荡着，听起来很熟悉，可他的脑子却怎么也转不过来，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
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他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。原本谈话的主动权和一切都

掌握在他的手里，可现在一下子都转到了她的手里。心头的暗流一浪又一浪，把他打蒙了。

她绕过那只呆举着照片的手，将手掌放在他的胸口，顺着衬衫往下摸，手指摩挲着衬衫下面那道厚厚的疤痕。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听凭她在自己的身上抚摸。

“你的心脏，”她说，“是我妹妹的，她救了你的命。”

2

麦凯莱布只能通过眼角扫到监护屏，屏幕上布满了银白色和黑色的光点，心跳像幽灵般时隐时现，而缝合血管的胸钉像黑色的大号铅弹一样排在胸口。

“差不多就在这儿。”只听一个声音在讲。

那嗓音是从右耳后传来的，是邦尼·福克斯。她的声音总是那么冷静沉着，一听就知道出自专业人士之口。听到这个声音，麦凯莱布心里很安慰，绷紧的弦松了下来。他看到导管蛇形的曲线在X光透视区移动，沿着动脉进入心脏。麦凯莱布闭上了双眼。他很不喜欢这个医用钩，医生说感觉不出，事实上他总是能感觉到它的存在。

“好了，别这样。”福克斯柔声安慰他。

“好的。”

“别说话。”

终于找到地方了。麦凯莱布联想到鱼线顶端那小小的鱼钩，贪吃的鱼儿吞下了钩上的诱饵。他睁开双眼，看见细细的导管还留在心脏深处。

“好，我们取到了，”她说，“现在拉出导管。表现不错，特里。”

麦凯莱布的头不能动，虽看不见她，却感觉得到她在拍自己的肩膀。心导管撤出后，她用镊子夹起一沓纱布压到他脖子的切口处。角度非常难受的头部固定器总算松开了，麦凯莱布慢慢伸直脖子，用一只手来帮助活动一下脖子上的肌肉。接着，邦尼·福克斯医生的笑脸出现在他上方。

“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再说什么都没用，反正都完了。”

“过会儿我再来看你。我得去检查血液，并把切片组织送到实验室。”

“有件事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“待会儿。待会儿见。”

几分钟后两名护士把麦凯莱布的床推出导管室，推进电梯。麦凯莱布很反感被当做行动不便者，他原本可以自己走出去，但这违反医院规定。心肌活检后，病人必须平躺着。医院总有医院的规定，跟大多数医院相比，这个西奈松医学中心的规定好像比哪儿都多。

麦凯莱布被推到六楼的心血管科。护士推着他经过东走廊，走廊两边的病房里住满了病人，有些是已经移植了心脏的幸运

儿，有些还在等待器官。路上看见一间病房的门开着，麦凯莱布朝里面瞥了一眼：一个男孩儿躺在床上，身上插满管子，连接到心肺机上。床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个穿西装的男子，麦凯莱布猜想他是男孩儿的父亲。他两眼怔怔地注视着男孩儿，目光空洞。麦凯莱布又看了眼仪器，那上面的数字说明这孩子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，一切都在靠仪器维持，到时候父亲那同样空洞的眼神所注视的恐怕就是一副棺材了。

护士推着麦凯莱布来到病房，把他从金属担架移到病床后就离开了。麦凯莱布在床上等着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六个小时后福克斯才会露面，具体的时间得看实验室里血液分析工作的进展情况如何，以及她什么时候去取报告。

来这之前他早有准备：旧皮包里塞满了过期杂志，可以用来打发时间，原先这皮包是装电脑的，还有不计其数的案卷。

两个半小时后，邦尼·福克斯走了进来。麦凯莱布放下那本《船只修补》。

“哇，好快啊。”

“在实验室里可没这种感觉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我的脖子好像被人踩了好几个小时，又酸又痛。去过实验室了？”

“去过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一切正常。没有排异反应，所有指标良好，我很高兴。下